



▲二〇一六年，趙式慶（左一）在內蒙古與鄂倫春、鄂溫克朋友及香港理工大學內蒙古文化遺產服務學習課程學生的合影



▲趙式慶（右一）與一眾文化保育人士在鄂倫春自治旗鄂倫春民族文化保護協會合影



「非物質文化遺產地脈協會主席趙式慶創辦「香港文化節」弘揚本地非遺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趙式慶

：傳統文化彌足珍貴

在一般人眼中，出身於香港名門望族的貴公子，必有一套屬於他的商業發展軌跡。但香港船王趙從衍之孫、非物質文化遺產地脈協會主席趙式慶在家族事業之外，更醉心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於二〇一五年在本港創立「香港文化節」，積極推動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和傳承，還在內蒙古追尋鄂倫春族文化，成立「鄂倫春族基金會」以幫助當地人保護瀕危的文化遺產。在其內心深處，那些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淡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記憶，最是值得保存與珍視。

大公報記者 劉毅

之前曾在「香港文化節」活動上多次見過趙式慶，一米九的身高總給人一種壓迫感。但今次與他一席話後，即被其亦剛亦柔的文人情懷所打動，談香港非遺傳承、說武術道義、講少數民族文化保育，皆是侃侃而談，如數家珍，談至盡興處，如講一位再熟悉不過的老朋友。

二〇一五年，正值香港成立「非遺辦事處」，趙式慶的「香港文化節」成為辦事處最早的合作夥伴之一。縱觀這五年的發展，趙式慶總結道：「從成立辦事處到去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非遺專項資助』），香港對非遺文化的保育和教育，一直是慢慢往前推進的形式。而在民間方面，『香港文化節』成為了展示多項非遺文化的綜合性平台。」

耳濡目染傳統文化

在趙式慶眼中：「香港是東西文化薈萃的國際大都會，有很多值得保留的傳統文化，特別是不少中華傳統文化是以香港作為重要的傳承基地。」為了扭轉港英政府時期對保育本地非遺的漠視，「香港文化節」令以往總是存在於通識常識中的武術文化、客家舞麒麟、獅劇藝術、木偶戲、南音等，都以可參與的市集形式，活現在公眾眼前。

今年是「香港文化節」踏入第五個年頭，除卻一如既往推介本地非遺之外，還與韓國、日本展開互動，不僅有韓國僧侶表演法鼓，亦展示一百件日本非遺文化傳承人製作的陶瓷、金屬製品、漆器、木製品及紡織品等，「香港是亞洲文化輸入內地的重要樞紐，所以我們今年在挑選節目時，選擇了與中華傳統文化之文化精神、審美角度更為貼合的日本及韓國非遺文化。」趙式慶說。

商業家族出身，留學英國，卻對中華傳統文化情有獨鍾，實在不多見。趙式慶笑談源於自己有一位同樣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爺爺趙從衍，「爺爺十分喜歡傳統文化及藝術，家中有一個大庭院，當時一些知名畫家、戲曲家會經常來庭院中與他暢談，久而久之，我就耳濡目染了中華傳統文化。」

趙式慶憶述：「留學英國時，我最好的科目便是文科，並修讀哲學，大學畢業後，我對商業興趣全無，就於千禧年初去了東北和內蒙古，當時就連聯合國還沒有《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但我已經深深愛上了當地的少數民族文化，了解他們的語言、歌舞、民族回憶，乃至獵人在森林中打獵的知識，如此種種，可視為我文化工作的起點。」

深入三少民族地區

在邊疆地區遊走，趙式慶看到了另一番景色、體會到了另一種生活方式：「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人與天地的距離是那樣近，牧民與動物之間互相守護，與大自然共生。人們的生活很匱乏，但他們的精神世界卻可以很充實、很簡單，令我大為感動。」故而，他形容在內蒙古從事文化保育的工作，源自一種自然而然的吸引力。

遠離大城市的喧囂，褪去歲月的浮華，少數民族歷史及非遺文化最令他着迷的，正是其真善美的真諦，當他帶領一班學生做田野調查時，更感嘆少數民族口述歷史的珍貴性，「以鄂倫春族為例，他們人口少，很多文化記憶和歷史都無法保留，我們就想用口述歷史的方式留住他們的民族歷史和文化，留下更多珍貴的資料。倘若它們因為缺乏愛護，而湮沒於時間中的話，是非常可惜的。」

記者打定主意想聽他講多些自己在內蒙古做過的事情，趙式慶笑言：「只怕是兩個小時都說不完。」很多人在提起趙式慶時，想到的是其顯赫的家世、習武的經歷，甚少人知道他還長期從事人類學的研究工作，並於二〇〇四年在香港創辦鄂倫春基金會，致力於鄂倫春瀕危文化遺產的保護。二〇一七年他更與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一起率領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深入三少民族，即鄂倫春族、鄂溫克族和達斡爾族地區，訪談記錄鄂倫春獵民的個人口述史，編成《山上啊山上（附鄂倫春田野日記鄂倫春獵民口述史）》一書，成為了研究鄂倫春與三少民族的寶貴資料。

在香港積極推動非遺文化的弘揚和發展，在內地的邊疆地區留住瀕危的少數民族文化，趙式慶認為在熱忱之外，更要明白非遺文化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在社會發展的進程當中，忘本、忘記歷史，就不會認識將來，找不到前行的方向。不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家，非遺的傳承都應與教育相結合，如此才能培養年輕一代應有的價值觀和思考模式。」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中國木偶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世紀二〇年代因大量廣東和福建的木偶劇團四處巡迴演出，而傳入香港，分為杖頭木偶、提線木偶、掌中木偶、皮影戲四大類



「武術是了解中國文化的切入點」

趙式慶八歲學功夫，每年都會在「香港文化節」上增添功夫元素，如二〇一七年用3D動畫重現洪拳傳承，今年又舉辦了第三屆國際嶺南洪拳節，向普羅大眾推廣洪拳武術文化精髓。

「其實我最初的想法是展示中華武術之博大精深。」二〇〇八年，趙式慶正式在香港推廣武術，其後，他發現武術可以成為一個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切入點，「提起武術，人們會首先想到一串關鍵詞：強身健體、搏擊、電影，甚至是表演藝術，就是不會將其歸類文化，視作非物質文化一部分。但其實武術是了解中國文化最好的切入點。」趙式慶道。

趙式慶進一步闡釋：「武術承載中

國人的精神，涵蓋儒釋道之精神，如中國的劍術包含儒家精神、太極拳貫徹道家的修身養性、少林拳又崇尚不以傷害他人作為道義，是很典型的佛家精神。正因如此，我最開始接觸武術的時候，關注的是一招一式和門派研習，但現在則更看重提升眼界。」

他認為武術的傳承需要在民間形成系統性的認知，打破傳統門第觀念，學精髓，而非只滿足於表面上的學習，「香港需要更多有心人去進行文化構建，令大家樹立正確的認知和學習方法。」

末來，趙式慶希望功夫能走向民間，走近大眾生活，重新凝聚社群關係，成為一張本地的文化名片。



▲獅劇《笑佛戲獅》



▲香港龍獅麒麟舞體育總會主席譚定邦

獅劇裏「大頭佛」不可或缺

十月底的一個午後，記者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看了一齣由「香港文化節」主辦獅劇《笑佛戲獅》，香港龍獅麒麟舞體育總會主席譚定邦扮演「大頭佛」，手執一把大蒲扇，引導舞台上的獅子去「採摘」一朵花，互動過程中笑料不斷，惹人莞爾。

香港本地已經很多年不上演獅劇，今次則令獅劇文化再次走入公眾視線。譚定邦在接受記者專訪時道：「獅劇歷史悠久，對表演者的武學根基要求很高。如今上演獅劇，也是想為裹挾在戾氣中的香港人，帶去一份歡聲笑語。」

舞獅藝術根植於廣東省，集舞蹈、鼓樂、雜耍、功夫於一體，歷史源遠流長，而獅劇更以武術為基礎，加上故事情節、布景及道具等，是為一種說故事的戲劇形式，分為舞獅及與其做對手戲的「大頭佛」。彼時，「大頭佛」擔當引獅作用，指引獅子「踏青陣」，從「入陣」到「破陣」而完成踩青（將懸掛在高處的生菜或青菜等採摘下來），只為贏一份彩頭。

事實上，「大頭佛」不可或缺。譚定邦介紹，演出時，舞獅人自有一套正確

路線，但「大頭佛」卻講究臨場應變，拯救現場突發的情況。「節目開始時，台上的獅子仍在睡覺，大頭佛會先完成一整套動作，之後會與獅子展開互動，彼此關係如同「馴獅人」與獅子。過程中，觀眾可見雙方角力，只是伴隨演出時間縮短，「馴獅人」的戲分也會大幅壓縮。」

譚定邦告訴記者，香港獅劇最繁華的時候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隨後八十年代式微，九十年代只有極少數的演出，「沒有人願意入行，練功架已經很辛苦，戴上『大頭佛』面具會感到悶氣，更別說要跑跑跳跳，兼具還要逗笑觀眾的感染力。」

時代在不斷變化，一些非遺文化的展演工序都要與時俱進，獅劇亦不例外，「現時，人手不足，很多程序都已經簡化了。就算有小朋友想來學習，也不會如我們那個年代是從苦練基本功開始，更多的只是因為一份興趣。」談及傳承問題，即使如譚師傅一般爽朗的人也擔憂起來，「我們都想留住這門藝術，但到底要去哪裏尋找願意入行的年輕人？」

圖片：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南音」曾經流傳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香港，屬流行娛樂的一種。主要由失明藝人演唱，歌詞基本反映社會草根生活圖景。現已融入粵劇成為歌唱元素的一部分